

卡尔加里集会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政要支持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六日中午，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在市政府大楼前举行集会，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地多位政要前来支持。

卡城法轮大法学会的发言人杨珍妮说，法轮功被迫害至今已经超过十三年之久，活摘器官的罪恶是在二零零六年被曝光，“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已经使数千人失去生命，而这一罪恶却还在继续。在这里，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们，打破沉默，和我们一起，帮助停止这场由中共发起的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

今年二月，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事件之后，薄熙来夫妇参与活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再一次引起了国际

社会的关注。十月四日，一百零六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经获得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联名信还表示美国如获得证据，应该采取措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亚省省议员、前自由党领袖大卫·斯旺博士在集会上呼吁加拿大政府听取民众的意见，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进行调查，必须制止这一长期的迫害。

加拿大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委派他的执行秘书丹·莱比到场，转递了安德斯先生的信。安德斯在信中说：“每一个人都必须站起来反对中共，在这里我要和所有在场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一起对暴政说‘不’。”



图：省议员大卫·斯旺在集会上发言

卡城民主促进会主席汤先生也到会谴责中共暴行。

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黄女士在会上用亲身经历的迫害控诉中共的暴行。当地的主流媒体加通社、CTV、《卡尔加里先锋报》、Metro，以及一些独立媒体对集会进行了采访报道。

我二十岁时就开始参加工作，不断地接触物欲横流的社会，由天真慢慢变得尖滑；在家里也傲气凌人、霸道横行。结婚后，我对婆婆不料理家、成天玩牌看不惯。公公养车赔了八万多元，债务全落在我和丈夫的身上。在家庭里我成天觉得委屈，和丈夫吵架，对婆婆没有好脸色。

有一回，公公请人看坟宅。我一听就说：“看什么看，看能看好啊？能看好，咋还拉八万多元债给我们？”公公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还是不依不饶的。另一回，我正自己在家，门开了，回头一看是婆婆，我气就上来了，大声叱责道：“出去！”婆婆身体微微抖动了一会儿说：“我，我给你送苹果来了。”“不要，出去！”婆婆蔫蔫地走了。气是出了，可心并不舒服啊！总觉得人活着怎么没个顺心的时候，心里就象有石块压着，天天阴沉着脸过日子。

二零零二年的一天，我看到了一份法轮功真相传单，上面有几句话写得很有道理：“当年，耶稣下世度人，谁认为他是神？释迦牟尼下世度人，谁认为他是佛？现在，法轮大法在人间弘传，遭到中共迫害，几人能明辨是非……”我心里有些豁然开朗，也

真善忍让我道德回升



许，这是活佛来人间又一次传法度人？就在那时，我渴望着能够接触早就听说过的法轮大法。

零三年大年初一，我妈闲聊时对我说：“这家庭琐碎事也太苦了，听说学炼法轮功心就能静下来。”说完非要我领她找炼法轮功的人。正月初五，我们找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请回了《转法轮》和教功光盘。一到家，我如饥似渴地读，四天看完一遍《转法轮》，这真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我下决心按真善忍做个好人！

修炼法轮功后，我处处事事为他人考虑，尽力做到与人为善。对公公欠下的外债，我没有一点怨了。通过

修炼，我知道了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欠债就要还，从修炼的角度看，也许是我们上辈子欠公公的，那这一世，我们必须替公公还债。

我对公婆和气了。有一回我在烙饼，婆婆说：“看你烙的饼，没个吃！”我听了心里就象刀割地痛！刚要发火，马上就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于是我对婆婆乐呵呵地说：“不好吃咱就不吃，您愿吃啥，咱就做啥。”一次丈夫喝了酒，为钱和公公吵了起来。我对丈夫说：“不可能对老人顶嘴，对老人不孝要遭报应的。”公公听了我说的话，说我自打学了法轮大法，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修炼前我和二大姑姐也吵过架。现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有时我就主动帮她去铲地，她离婚了也挺难的。一次铲完地，我就提前回家，到市场买了排骨，做完饭，就让她到我家吃饭。要是以前，是没有人能在我家吃上一顿饭的。

如今我孝敬公婆，和丈夫也不吵架了，家庭和睦了，活着也舒服了。我从心里感谢法轮大法！我要对还不明白真相的人说：是真善忍让我道德回升。法轮大法好！

赤峰工会女工部长被迫害致死

原内蒙古赤峰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彩霞，于二零零三年正月被赤峰当局劫持到赤峰市红山区拘留所，同年七月被送到内蒙古保安沼监狱（其企业名称“保安沼农场”），几日后，被监狱长周建华亲自动手迫害致死。

二零零三年七月四日，周彩霞被劫入监狱的当天，监狱长周建华就令犯人强行将她拖拽进监舍，周彩霞的长裤被拖掉，只剩内裤。恶警周建华用铐子将周彩霞铐上，使得她坐不能坐，卧不能卧。周彩霞以绝食来抗议对她的迫害。周建华却变本加厉的折磨她，致使周彩霞手腕的肉都被铐烂，露出森森白骨。一直到周彩霞离开人世，周建华也没有将手铐解开。

七月十二日晚，恶警周建华来到监舍，亲自对周彩霞进行严刑拷打，当时在场亲眼目睹的有三十多人，充当帮凶的犯人有孔凡丽、白金莲、陈斯琴、李风云。恶警周建华令犯人拿擦地抹布将周彩霞的嘴堵上，亲自下

毒手，拿起鞋子，疯了似的用鞋底抽打周彩霞的脸部、嘴部二十多下，鲜血四溅，直到周彩霞已不能正常呼吸了才停手。周建华恶狠狠的问：“还信不信，还炼不炼？”周彩霞说：“信！炼！”

恶警周建华暴跳如雷，下令犯人孔凡丽、白金莲、陈斯琴、李风云将周彩霞连踹带打拖拽出去，吊铐在篮球架上，铐住双手，双脚离地。此时是七月十二日晚十点多。当夜凌晨四点，周彩霞被活活吊死在篮球架上。

恶警周建华极力掩盖其犯罪事实，威胁陈斯琴等人不许声张，然后上报材料说周彩霞突发急病死亡。

为阻挠了解周彩霞被迫害致死的详情，赤峰“六一零”对外一直说周彩霞死在呼和浩特市。赤峰“六一零”头子杨春悦已遭恶报，其子杨志慧二零零五年八月驾车钻入前方停着的一大货车底下，当场毙命，头盖骨被切开，而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另一个人却安然无恙。恶警周建华因为超期关押犯人被举报之后，又查出其人有经济案子，被逮捕法办。

政治是什么玩意儿？

我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把我寄养在姨家，姨家小孩子多，生活很困难，七、八岁时父亲又把我接回来了，随他过着流浪的生活。十八岁时父亲收了三十元钱，就把我嫁给了地质勘探队的一个队员——我现在的丈夫。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漂泊不定的生活。

从小到大长期恶劣的生活环境，把我的身体摧残得满身是病，文革期间丈夫不愿参加单位的“斗批改”，没有工作，每日在家闲闷难熬。共产党打着打击坏分子的旗号，为了完成指标凑数字，硬是把我十二岁的小儿子抓进监狱，工厂又开不出工资，我拖着病体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去上班，得了肝炎都不能休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我常常在内心深处呼喊：“老天爷啊，我为什么这么苦啊。”黑夜里做梦，我流出的都是沧桑的泪，苦不堪言，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已退休，早晨有晨练的习惯。这天下着小雨，我看见有一些人坐在地上，奇怪的是他们那片地上不下雨，地是干的，他们一个个盘着腿、闭着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边还有悠扬的音乐。于是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坐下，就这样我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神奇的是，四天后我身上的所有病状不翼而飞。

很快我得到了《转法轮》，一看见这本书我就抱在怀里哭：“我得了天书了！这是用多少命都换不来的啊！”修炼后，我轻松无比，走路生风，老像要飘起来，到体育馆、公园等处集体炼功，我步行和别人坐车的速度一样。我的思想境界也很快地提高上来了，人们都说我变了个人。

正当我在大法中修炼、身心健康得到迅速升华的时候，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我毫不犹豫地跑去北京上访，多次被抓。记得一次当地派出所所长问



图片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蓄谋已久，在中共多次诽谤、干扰炼功，甚至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下，众多法轮功学员淳朴地、发自内心地希望国家了解法轮功强健身心有百益的事实，去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平和上访。这就是“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四二五”大上访。这不是搞政治，是依据国家宪法的正当申诉。

我：“你还炼不炼？”我说：“炼！”他连问三遍，我连答三个“炼！”把所长气得直蹦高：“你这个老太太，你就不会说一句谎话，你就不会说不炼？”我说：“我要为我们师父说句真话！”就这样我被派出所送到了看守所。警察头头一看我：“又是你这个老太太。”他气急败坏地当着众多犯人抽我耳光。打完后他自己都不忍心了，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也和他们（年轻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去搞政治？”我说：“是，我们师父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我也要搞正直。”气得他哭笑不得，说：“是政治不是正直。”我说：“听不懂，政治是什么玩意儿？”警察气得直跺脚，后来把我放了。（文/寒梅）